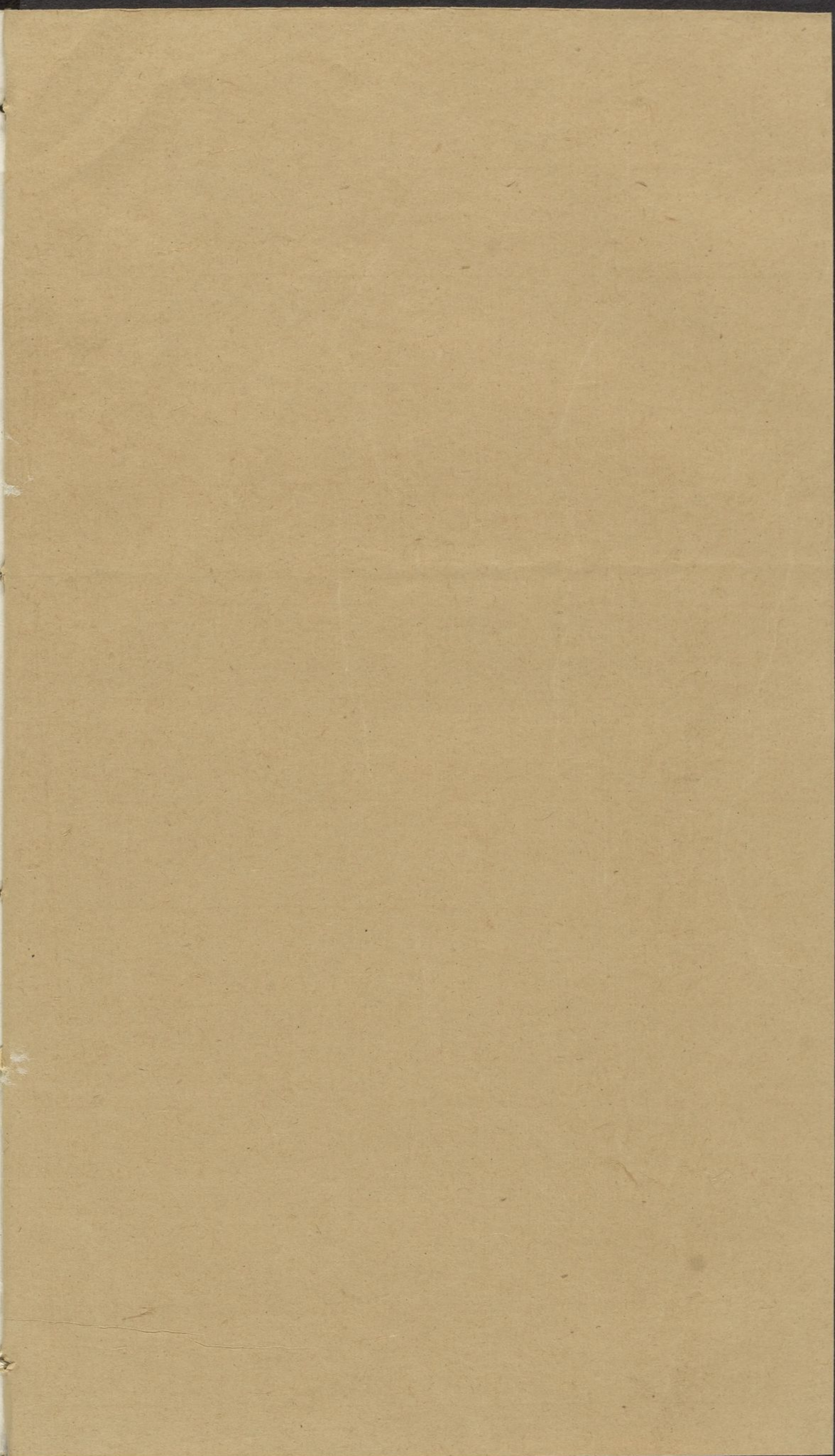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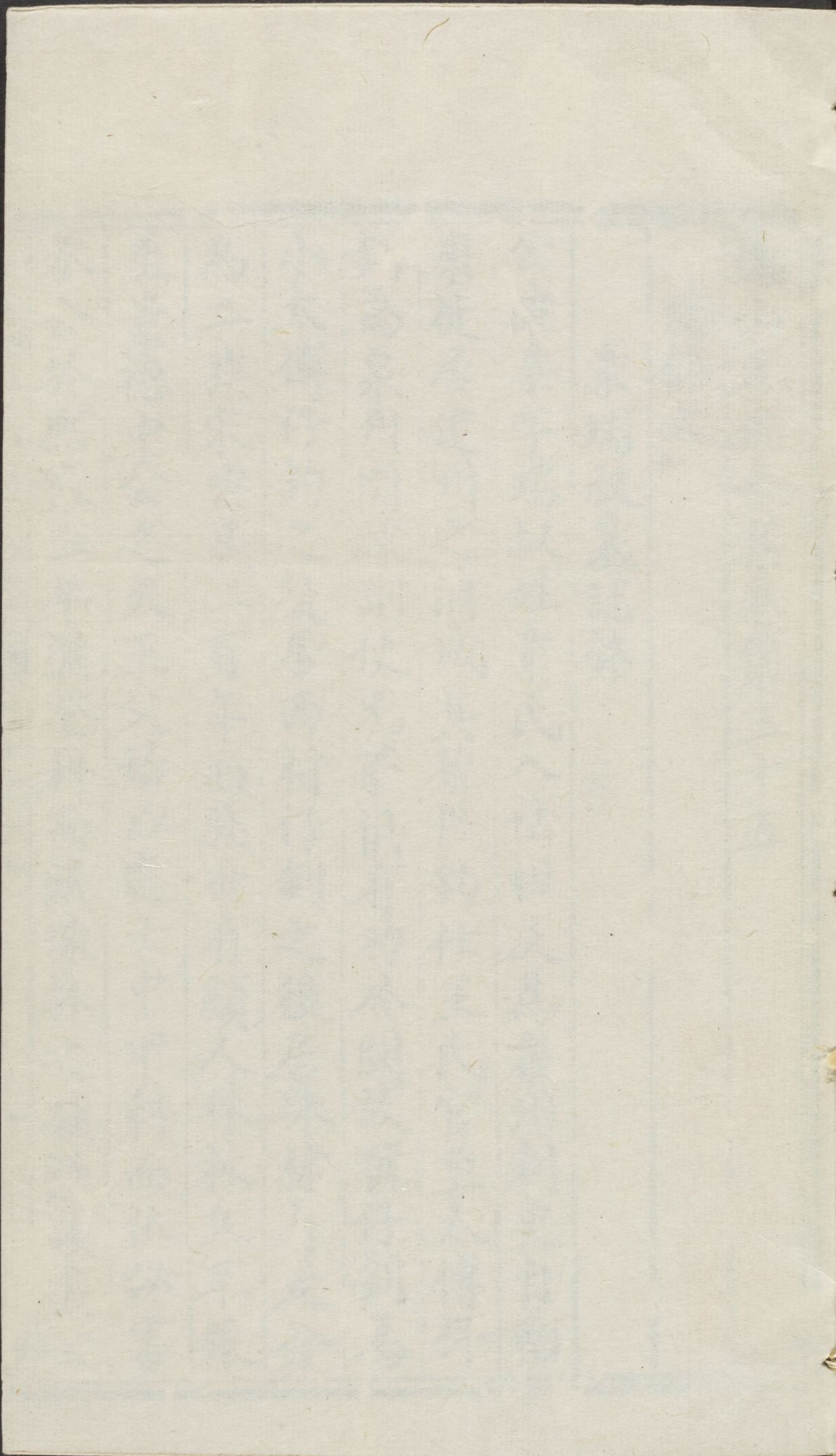


14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6 1933

⁵⁰
T 5366 / 4264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五

誌銘六

章端叔墓誌銘

公諱某字端叔姓章氏八世祖及為康州刺史自南
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倬鈞仕王氏官至太傅倬
鈞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俱有功於閩故號倬鈞為
小太傅倬鈞之後居西村倬鈞之後居珠林自定分
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族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
至景德中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位秘書
丞公於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遂顯矣公

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
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於時初調撫州
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支辭莫其獄連逮
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
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率伏
其辜無異辭其遇事巧發竒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
就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
書省除應天府國子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
制行煥宣德即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
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輩竄易戶名以避

征役公閱籍具得其姦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女姦宿賊
屏跡聽命無敢復為欺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漲水
溉民田歲久堙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
畫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
哲宗即位轉承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押綱侍禁史士

宗侵耗官米數百石反訟倉官交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委公至即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自以
為不寃又兩遷為朝散郎縱丁親憂去喪久之除太
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等事
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公

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民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益蓋兩得之也上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為江西劇郡俗健訟公下車痛治妄訴者一人迄公去無或干政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振恤大臣初雖不

悅而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彘士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即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僚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稍令內徙道路交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魯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知泰州遂掛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享年六

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山鄉仕
墟道士塢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行已莊
官一本於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事不苟不隨
期於當理而已方元符末議役法請循元豐為便或
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者駭汗乃
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間公以是
數忤權貴竟以不過公仕於朝兄弟請別籍公盡以
已所當得田業均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輒典賣而
其後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以為生公之好
族為之長慮蓋如此公平生無女妓珍奇之好獨讀

書萬卷增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孟子解
彖十四卷曾祖故任秘書丞祖故不仕父故任通直
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越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
宜人公襟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籌旅起家闔門
千指有宅以屋有出居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
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中外雍
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
夫人每戒其子曰宜安素分遠權門盜賊且起無遠
官以貶吾憂諸子仕者謹奉其戒卒無患聞者服其
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

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于公之塋子男八人平憲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懋迪功即池州七曹掾次愈迪功即福州士曹掾次惠次憲次懋次懋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寔次適朝散即直祕閣廣東路提舉常平寺事王舜舉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昇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中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收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遭辱夫人之喪復以

書抵余而請之益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折從余游義不得辭也乃為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奮身羈窮砥節不移遵義而行不苟不隨黨籍之與公獨有言為人不能展也直賢銘以昭之庶永其傳

志毅向公墓誌銘

某年月日虜騎襲陳余時在行朝得報謂同列曰陳守向公必死矣為之廢寢食者累日未幾計至人或問曰方今雄藩巨鎮擁重兵棄城而遁者踵交於道陳無高城深池以為阻固以千百倍羸之卒當狂虜屢勝之兵雖庸人知其不敵矣避其鋒而去宜無不

可者何自而知其必死也余曰公之忠貫白日非死
 生禍福能易其操者其素行然也余以是知之聞者
 莫不欽嘆其孤將以其年月日葬公於某所其原以
 通判潼州府朱震之狀來請銘余告之曰公之仗節
 死豈有諫臣之章議行易名有太常之諫褒贈之典
 布在天下其勲烈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自筮仕以
 來所至皆有風績可書世人或未知之也亦不可湮
 沒而無傳乃敘而銘之公諱子韶字和知故相文簡
 公之曾孫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再從姪也世為開封
 人曾祖諱某故任國子博士贈開府儀同三司守太

尉曾祖妣李氏封太夫人祖諱某故任西京左藏庫
 副使祖妣王氏封太原縣君考諱某故任太中大夫
 致仕贈通奉大夫妣夏侯氏封碩人公生而有異稟
 不妄嬉戲莊重如成人比志學即游賢閑清約如寒
 士人不知其為相門后族之子姪也其強學自勵至
 焚膏繼晷不少懈同舍相與語曰君子之於學也息
 焉而後能安其學君何自苦如是公愀然對曰家門
 衰替敢不彊勉而自惰乎如永嘉劉安世輩皆伊川
 先生之門人有識致訝其語因問之曰公家富貴聞
 天下二郡王日奉朝請仕于中外以材望顯者甚眾

何謂家門衰替也公曰先丞相事業寂寥久矣安節壯其言引為忘年交元符二年與國學薦欽聖聞之喜甚補假承奉郎三年擢進士第唱名集英殿欽聖登紫雲樓密令宦者引公至樓下視之翌日賜賚有加注保州司法叅軍有旨改承事郎皆特恩也差監在京炭場會有族人除太府卿以親嫌罷改授簽書荆南府節度判官廳公事是時公方冠初未更事而練達政体如素官者知荆南馬城踞其才府事多賴之城去董必代公嘗具袍笏而必以短帽束帶見之必為人簡嚴屬吏無敢忤其意者公移書責之不少

秩滿知蘓州吳江縣蘇人私鑄昔錢流布一踞諸邑聽民自便郡守是之公獨以為不可為書極言其害下令禁切之一縣無敢犯者中司論其事詔置獄繩故縱之吏諸邑皆曰太守之命也吳江令嘗力爭以為不可書具在公聞制使來自謂理須被逮即具舟束裝以俟吏及門即行初太守意公以抗論不從為功比公至卒無一言及太守者守甚德之而後信其為仁人君子也獄成自太守而下皆貶秩公獨賞一官其後太守孫公傑召諸邑會議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以相聞公曰

一大保二十五家而已如吳江外鎮有合境不過五里者無慮數百家若二十五家置一樓則不可勝計矣又以數十人持撻更巡則其間不無彊悍不逞者適相侵陵則鬪爭自茲始矣不可為也郡守意欲必行之不從公持之益堅逾月不能決同列厭苦之謂公曰不若稟令而歸到縣則措置在我矣公曰不可稟令歸而不行則有司得以慢令罪我矣久之卒如公議大觀二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明年轉朝散大夫李彪欲言蔡京擅權誤國書草具未上有告其事公相何公取旨下彪開封獄有司謂彪謗訕大臣

欲之重典公方初米力爭之李孝壽尹開封依違不
斷丞相張公用公議薄彪罪已而京復相御史論彪
獄不當乃流彪海島李孝壽已死追所贈五官更追
三官公時已去職監在京進奏院追三官停任四年
叙朝散即監保州鹽酒稅五年以建儲赦復朝散大
夫提點信州太霞宮未幾除知虢州不就六年差主
管西京外宗室財用外宗室之法未出仕者計口給
食至是有養子以增數者公與同官高大中論曰財
用不足患之細也蓄養他人子則本支亂矣公乃建
議為之措畫以去其弊宗室財用以黃河退灘地灌

浙閩田及常平贍學所不取者充案牘隔遠吏緣為
姦效隱漏不可勝計公手自翻閱盡得其情量入為出
無匱乏之患判外宗正趙仕疎常患不及公笑而不
答它日出其大數沛然有餘士疎服其明焉七年移
管南京外宗室財用俄復還舊任宣和元年除知虔
州又除知建昌軍未赴除夔州路轉運判管朝廷議
罷新開邊郡公條陳利害請罷漆播思珍四州反其
縣同官謂珍不可廢公爭之不能得乃罷三州而珍
州至今以為不便之瀘南帥劉亞夫復用夷冉萬
要議請開溪州路以通長沅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

詔發潼川府及夔州兩路兵給錢糧辟官屬瀘南漕
南騎兵至涪州責錢絹甚急公率同官王蕃論奏其
事蕃意難之公曰若有疑某自具奏蕃乃同上疏曰
頃年龐寅孫守夔創開邊隙其時欲建溪州冉萬要
曰險阻深僻不可為郡縣今重要與冉蠻老以仇怨
相攻乃更建議開路且路之所經者十有一族而七
族被誘四族不出四族者蠻老在其中又有蠻由冊
一族以人為糧彼萬要意在劫仇假官軍以殺蠻老
耳且自昔夷人納土請置州郡必先通路創屋以俟
王人官司遣人相視然後調兵儲糧經理其地今請

吏者未集山谿未通遽遣王師深入不測是委肉於
餓虎之蹊也事大不便奏方上而大役已興矣郡邑
騷動蕭然煩費人心震恐識者危之公又為書上二
府申御史臺極陳開邊微置州縣以蠻夷弊中國之
害爭論甚力俄得可報亞夫削官其役遂罷變踏廉
訪使者曹東請築瞿唐關乃庾夔州故基也山嶺越
溪谷樓櫓城壁費甚廣請置六三千屯守公申尚書
省曰世亂則守險世治則去險而居平陸守險者所
以固強圉居平陸者所以杜蚍蜉故前代割據夔州
附在唐關本朝削平僭亂丁謂薛顛乃移夔居魚腹
以就平土今無故勞民費財而起戰爭又屯兵于外
太阿倒持若一夫閉關奮臂則夔州無兵可抗非久
長之利東怒欲以他事中公竟不能而瞿唐關止因
其舊而增葺之卒如公議六年使還入對延和殿首
薦寒士上皇頷之曰進賢受上賞當路阻格之不報
除知蔡州下車去貪暴屏巨猾寬逋負舉下吏可任
以事者然後興學校延見儒士有縣令徂舊例獻遺
利以入公帑公判其狀付州學養士前守計份議開
小河泄積水功大不能就公論其非於部使者曰小
河淺狹不足容諸水之入徒費財力有害而無利乃

罷其役八年主管亳州明道宮除知徐州靖康元年
近臣薦公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
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
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
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
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恤大計不
顧他州進通用之財微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
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韙之
於是有所旨下京東治其事會昌入副西樞故事不竟
奉世罰金而已山東又苦李彥暴虐朝廷初罷梁山
漵稅燕山夫錢黜興利之臣民凋瘵未復盜賊相扇
野聚公條具民間利病十餘事上之丁通奉憂解官
與諸弟居汪寧府會蔡州缺守州人邀使者馬首願
得公三年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就
除知淮寧府公三拜章乞終喪不許公視事六月虜
兵至陳公率諸弟城守勵戰士開諭百姓曰汝等墳
墓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以死守之虜晝夜攻城
公親擐甲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留守司乞
援兵未至虜益其衆城陷公猶率衆巷戰力屈被執
虜坐城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公植力不

動手罵之遂見害時年五十實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也有陳揆默記其處公第中奉大夫新知唐州事子
褒朝請卽子褒迪功卽子某皆見害家已破散揆入
其府取公誥勅藏之季子鴻六歲乳母抱去遇虜奪
其母棄兒井中有出之者虜又擊之一夕復活他日
過復抱藏民家後公子沈奔喪乃得公道骸并誥勅
及鴻以歸後二年子率守儀真遣人至淮寧訪尋得
公季女於民家時年十一娶夏侯氏封令人先公八
年卒男十人女五人讓將仕卽混洑及三女早亡護
將仕卽溥通仕卽涖溥瀚及洛汝為虜騎所掠未知
所在沈登仕卽鴻以褒典補將仕卽孫女一人諫官
上疏曰臣伏聞去冬夷人入寇諸路守臣或望風逃
遁慄然以忠義自奮誓以死守者陳州之向子韶是
也至城陷猶率衆巷戰與介冑之士同斃于兵革之
下行道之人稱頌咨嗟忠義之士憤發激昂願下明
詔褒子韶忠義之節優加爵秩以旌顯之搜求其後
而錫賚之天下聞風孰不踴躍奮厲為陛下盡死節
乎五月二十七日有旨贈三官四資本宗有服親將
仕卽時秀州兵亂害武功卽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
機宜文字辛安宗有旨贈五官與六資恩澤諫官再

上疏曰今戎事未息一賞之行萬衆觀聽朝廷出於無心而見聞者妄意輕重又向邇來守土之臣望風奔避者不可一二數如子韶戒陷猶能身率餘兵巷戰致死誠可載之信史無愧古人以勵臣節一時恩贈所宜特厚豈當更居安宗之下於是詔增二資恩澤特贈通議大夫久之有言用兵以來仗節死義者甚少朝廷所以風勸之有未至也望明詔禮官凡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者特賜之謚使得垂名不朽亦風勵節義之一端也太常以公名聞有旨賜謚忠毅聞者聳然以為効忠義之勸公為人端慤夷易不事表暴一言之出洞見心膂通奉公薦於惇族公承其志率諸弟分俸以均給本房之未仕及待闕者遠方珍異必以時至通奉有疾衣不解帶與人交主於忠信不為浮文未禮以投衆人耳目書尺不過一幅語嚴而意盡所至必與君子長者之游暇則觀書門無雜賓與人議論匪一然必反復曲折歸於至當發為辭章典雅溫厚有唐詞人之風自始仕由幕職至縣令退為筦庫進而處刺史二千石一以誠意為主不以色辭假人故居官可紀去必見思至其蹈大難臨大節而不可奪非苟然者蓋其胸中素定也高才遠識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三十五
未究其用而遽至此嗚呼命矣夫銘曰虜人侵疆橫
流稽天取羨含生維公則然秉節不渝幾至覆宗昊
天不聞惟此鞠凶季子之幼亡而復存神實相之將
大其門褒贈之榮永光窀穸忠毅之名千古無斁

龜山先生全集卷第三十六

誌銘七

周憲之墓誌銘

公諱某字憲之姓周氏其先本周苗裔平王東遷次
子烈封汝墳秦滅周以汝墳為郟子孫因家焉至十
八世孫仁為漢太中大夫徙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自漢歷唐世有顯人其後縣遠族眾散適他郡有居
處之遂昌者公之遠祖避唐亂自遂昌徙之浦城故
今為浦城人王審知據閩其三世孫璉仕王氏為銀
青光祿大夫即公之七世祖也生彥卿為王氏先鋒

將產卿生文之當閩城入南唐官至殿中丞文之生
隆隆生衡即公之曾祖也娶黃氏楊氏生某即公之
祖也累舉進士以文學教授鄉里祖妣李氏用猶子
禮部侍郎常陳乞推封所生特封昌元縣太君自高
祖而下雖隱德不仕而皆以儒學行義稱于鄉邦父
諱某仕至宣德即知廣德軍廣德縣事卒于官以公
貴累贈通議大夫前母李氏繼母郭氏俱贈碩人通
議公以進士起家事親以孝聞屢為縣令公正豈第
多陰德有識之士知其慶必在後也公生而相貌異
常通議公嘗撫之曰大吾門者必此兒也自為兒童

卓犖不群長益明敏年十四作進士詞賦已有可觀
乘間更習他文不專為科目計年十七補太學生預
廣文薦會改科用經術後進競尚浮華綴緝公獨不
追時好必以古文為法時張公廷堅為博士少許可
公贄書見之張展讀大驚曰子妙年之詞若此古人
不難到也公之叔父侍郎一日覽公所著唐贊論持
以賀通議公曰此已遠過於某其為名公所推重如
此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授將仕郎越州諸監縣尉丁
通議憂哀毀骨立通議公仕官二十餘季以廉潔稱
捐館之日家惟四壁公扶護歸平江竭力襄大事安

貧守分人無間言服除授青州益都縣主簿到官之初外邑訢水災州檄公檢視通守者吝於稅且少公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租稅即當奏劾公正色言惟知盡公而已奚卹其他既而躬行田疇所傷禾稼果可驗訢者不誣公悉准汰蠲放之通守雖極怒然無如公何也秩滿用薦者陞後事即知婺州金華縣丞丁母憂服除授泗州錄事參軍鄧帥李夔改辟公知浙川縣事前政以軟懦去官公事或經歲不決公到迎刃而解舊事決遣無留凡斷獄片言得其情偽人心心服老猾吏屏息聽命邑以大治士民稱頌以為前後所無也州以公帑不足委五邑賣醋實皆抑勒所得息以十之二噉縣官諸邑既爭奉州且利二分至有月輸六七百緡者公以縣陋民貧度不能盡免所輸才一二而已以其所得二分均之僚佐未嘗受一錢京西漕專領修洛陽大內坑冶使者創行鑄新鉄錢科兩砮市彩色鐵炭之屬民不堪命州下諸邑均出所科公言邑有大小難以一槩力爭之鄧帥許公光凝之前引春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由是更以諸縣戶口物力差次之浙川遂減過半許公先以文學易

公至是益加欽嘆以為有古循吏風也初公在任才
一考士民競於諸司投牒願留再任而諸司應照列
薦守令仍公為首及公得代而歸百姓攀戀號泣渡
道絕梁累日不得行乃相率畫公像於浮圖舍歲時
祠之焉用薦者改宣教即授亳州司儀曹事磨勘轉
奉議郎政和七年許公召還薦公于朝除武學博士
幾歲擢監察御史宣和二年有上封事告淮南連歲
荒旱飢民相食常平使者顧彥成坐視不救上大怒
詔公察訪亟行賑濟公登對陳八事一乞依法放免
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三乞州縣倚閣催民

閒積欠四乞常平司錢斛已椿發未行者並截留五
豪戶有願出粟濟飢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
林塘泊暫弛其禁聽飢民採食七鄰族般販米斛入
本路者免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
業可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攘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兌仍命行訖及奏疏降中書執政頗
難之陳所八事從其四而已公行人或謂公曰上慈
仁博施固無不可然執政不肯盡用公疏其意可見
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倖之門凡財用又多供
應御前為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

避則兩路生靈實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即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悉推行所以賑濟者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彊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杖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為務旁連漕使孫點雄視江淮間莫敢誰何公竝劾之由是官吏風靡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闕食人一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計

其所全活不知其幾萬也前所劾二守既以罪去造為飛語以動朝廷遂有旨促公疾速赴闕更不賑濟公既忤宦官之意使還請對閣門百端沮抑公即上章丐外補除權知常州會常州係高麗使經由郡守臣例賜對上因問淮南事公從容陳之聖心感悟留不行除尚書比部員外郎遷右司員外郎假太常少卿接伴大遼賀正旦使磨勘轉承議郎時遼使耶律懷義留嗣卿皆猾虜也公一見即開懷待之然與之言未嘗少假借舊例國信私覲皆售偽濫物以其價廉吏請循例公不許其所酬酢物不較其直物皆精

好虜甚悅服及對上喜見于色褒賞再三且諭公將
來送伴如有合理會事可一一憑內侍奏來公聞而
遲疑上即曰卿識御文誥否公徐奏云臣起自疎賤
於今內臣中無有半面之交者上嗟嘆良久翌日加
賜茶錦宮花等蓋特恩也使還差殿試初考官進士
對策間有言極切直者有例欲指為謗訕取旨公云
今盜起東南正是國家開言路之時豈可吾儕先加
以此名遂改謗訕二字為涉異奏之已而降旨皆取
于前列宰相王黼建應奉司公知黼不可盡言姑欲
以利害警之造黼問焉黼云此以中官領供應者不

一凡物既不可考覈而搔擾已倍多故總以一司公
曰相公念應奉無節不嫌以論道之任一領有司意
則美矣第恐外庭既行之北司仍復干預則用度將
愈無筭而搔擾又倍前日是使中官得以為辭而相
公獨受其弊也黼變色曰理或如此然掌九式九貢
正周官冢宰之職由是不悅公磨勘轉朝奉即是冬
復假大常少卿克賀大遼正旦國信使虜人聞公名
頗畏服待之禮有加焉公還觀河朔軍政不脩將士
驕慢因使畢賜對上䟽論之言兵可百世不用不可
一日弛備兵當畜銳以待敵不當玩敵而自怠上極

嘉納以公奉使稱職賜五品服擢侍御史磨勘轉朝散即先是王黼採公察訪淮南之譽俾為都司意欲援之從班其後以公議論不附已又難其應奉事屢奏出公為河朔漕使惟天子察公忠直故任以言責時憲法制委靡士風奔競公上章乞正紀綱崇名節又奏國朝技術雜流命官皆從本色遷轉有正法比來寅緣幸會或有至正任橫行者名器不重莫比之甚宜詔有司一遵舊制又奏都水監修立大河堤岸置文武官以催促功料為名凡一百二十餘員類皆權貴親舊受牒家居即日降旨悉罷之徽猷閣直學士應安道自宮祠起知宣州公言安道昨知平江府日賦汙罪惡暴著不可為民師帥其命遂寢公每對語必款盡既退上常目送之累欲擢公諫議大夫皆為王黼所梗四年冬金國遣泛使來上以公前使遼稱職欲俾館伴復以為言黼云館伴見宰執議事不可領諫職更除顯謨閣待制充館伴副使賜三品服又差報聘克國信使先是政和間遣歸朝官趙良嗣由海道使金國約共起兵夾攻大遼許其歲賂銀絹以燕雲地來歸至是金人已盡併契丹故地又西破雲中而宣撫使童貫蔡攸出師繞至瀘溝百萬之衆

望風奔潰金人遂據燕城志愈驕悍須索無厭上既怒貫攸且疑良嗣故特命公良嗣見公專使懼察其姦力請偕往乃改差公充副使仍賜金帶公到虜營見其酋長諸貴人議事虜特彊背約曰燕山一道全用大金兵力取到除卻平灤等三洲每歲自出租稅六百萬緡若南宋於歲賂外更增得此數乃可商量公言本朝與貴國元約云何今何故輒生此議况重賦暴斂乃契丹亡國之汰何足稽也某受命而來除許贈二十萬銀絹之外一疋一兩不敢輒專虜大怒曰此事上面商量以定使人乃如此爭不知待望歸也無公答曰某持節出疆以死報國分也若失辭而歸將何面目以見主上虜拂袖而起遂遣介胃者數十起坐隨公凡十有三日聲言拘留實欲脇公俾許所欲公愈不為之屈談笑如常時與同行圍碁為樂虜日遣親信數輩覘公知其終不可奪因改館遣其酋領來見公譏之曰貴國用兵以來雖號百戰百勝然今深入燕地西有天祚北有四軍東有張覺而本朝大兵又在其南盍思早為定計今行人見留大事未成以某觀之恐非萬全也虜無以應但憑公再請于朝廷公回至雄州童貫蔡攸懼公見上發其誕謾

堅留公惟令馳驛具奏取朝廷指揮而已公因上疏
歷言金國驕悍貪詐前後背違元約之事本朝初用
謀臣言輕與通使實未為得計但累年聘問理難一
旦拒絕今講求無厭傲狠自大釁端漸起必不能久
保歡好且詔大臣深講所以禦戎之策仍勅邊將訓
兵積粟先為隄備庶幾緩急不失支吾於是大忤宰
相王黼之意既而承朝廷指揮前議增二十萬銀絹
更不施行今別以中國所出物計直百萬緡為賂報
聘禮成與其使揚璞撒母等同至進徽猷閣直學士
復差館伴撒母好為大言一日出語尤不遜曰若此
事不了於南宋不便也公正色曰使者勿謂本朝昨
瀘溝小失利遂有輕中原心堂堂大國若遇倉猝忠
臣義士不為無人時同館伴盧益恐言太過目公乃
止又與公論國書內何不便稱大金皇帝尊號及將
雲中別作一事目欲俾公奏改之公曰國書出自聖
訓裁定一字不可移易撒母云如此則將去不得公
答以本朝今遣使報聘此自是本朝使副將去何預
爾事也當公與虜爭聲聞館外上知之屢降宸翰於
王黼言周其氣直何不再令報聘黼多端沮抑遂差
盧益充國信使上以公克送伴公送虜使至燕山當

賜御筵楊堞謂燕地是大金取得將與貴朝少問皇
帝公答云兩朝共取燕地貴國依元約以地未歸却
受了本朝歲餉今地已屬本朝御筵又是本朝所賜
豈有先北向拜之理璞云如此則御筵也赴不得公
責之曰聖上優禮使人不遠二千里遣使錫宴豈可
因議事待不赴如此行事於義理上全無一分公得
反覆折難十次公知其真頑莫回但移文照會而已
自朝廷與金人結約之後虜勢日彊肆為驕蹇前此
漢使例皆莫敢與之校獨公毅然不顧語言未嘗小
假借非理之求一切不從虜知無以加之往往辭窮

而退使還除尚書刑部王黼既不喜公又見雄州之
疏明其失計故當國信結局同僚並轉三官進職三
等而公止遷直學士而已上素知公孤立無朋每加
任用刑部供職纔九日擢御史中丞特封文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初對上宣諭曰比來言官多攜
撥瑣屑卿朕所選用官為中司當存朝廷事體公見
宣和間朝政極弊邊隙已開知國家久已失計但欲
善後而已首章舉臯陶戒舜屢省乃成大槩謂有虞
之時治功至矣而贊襄之臣尚以是為戒蓋恃其成
而不加省則其成不能保遂至貽患有不可勝言者

上皇悟其旨因稱公雄州所上疏公奏曰今無如之何惟當脩政事以待之耳上深然之諭公曰觀女貞所為不如契丹遠甚前此趙良嗣只與朕言此虜有威有信可以永遠為援賴為差得卿去不爾朕無緣得知也公因上疏論瀘溝致敗之由皆童貫蔡攸不能節制諸軍而屬官李宗振統制王稟其罪為大李宗振本曹州一胥史也致位承宣使為貫腹心貨賂公行由是賞罰不明將士解體王稟初無武畧惟善附會瀘溝之後其軍實先退乞將二人重加竄責童凡三上方施行童貫歸自河朔姦妄盡露上務欲保全之俾以公師致仕貫乃怙權不捨復用太師除豫國公遍檄陝西河東經略司告諭蕃官首領若所在官司搔擾令申貫審復聞奏公上疏論云貫名為致仕乃預軍旅邊務其害政侵官莫此為甚乞令凡事不得干預上即以公疏劄示貫執政以簡貴自居凡國忌行香率多託疾不赴公奏謂大臣如此何以表率百僚宜嚴立法繩之詳定勅令官舊以二員為額後乃增至七員學士待制領在京宮觀者至有三十餘員公奏謂局事不加多而領官數倍前日有職事侍從官總二十九員今不任事者其數乃過之甚矣

所輕重宜加裁定又疏國家馭軍之法至為嚴密承平不試卒惰而驕比陽武縣卒憤坐倉價錢不如所欲乃敢群擊縣丞楊慶諒向使慶諒殞于非命彼知罪大無所容則其為患甚矣願詔爪牙之臣講明軍法而振起之往者雖不復加誅而來者必可使無犯也上皆行之觀文殿大學士林攄培克其使臣立大成令陪過錢萬二千餘緡致家計破蕩無力供應則又追捕其家屬繫獄公奏攄身為國執政大臣而乃貪汙害物如此乞委鄰路監司盡公根治攄坐是降秩二等宦官李某之子雍奏乞與某析居某遂奏

雍認姓公謂雍之悖德亂常其罪固不容誅而其為近臣聞其子妄有奏陳不能頓首謝乃敢肆為忿戾上竄君父故某亦降秩時權要親故官于外者秩將滿多經營再任致使孤寒之士擬官至于三四有未霑寸祿者公云公朝仕進之路豈可使不均如此宜一切杜絕之新法茶鹽初行凡獲私販論賞甚重而部使者又起請州縣推勘盡公者許保明推賞朝廷從其請公言自古豈有決獄而乞賞格者此法若行則希進之徒歆慕榮寵馴致深刻甚非所以示天下忠厚之意奏罷之楊洪二州闕帥朝廷起孟揆應安

道為之公疏言揆昨任吏部侍郎與鄧之綱有私隙至詐傳命令諷張樸言之坐此貶置安道昨知平江府政以賄成公納貨賂嘗為臣僚論列究觀二人固非忠實靖共廉良愷悌者豈可驟當方面之重皆罷領官祠宦官李環之子純雅詐為御書寅緣敗露詔開封府獄根治公奏若天府研究純雅等罪狀明白固當正典刑然環為之父恬不覺察奚可逃責廊延帥薛嗣昌輒執奏所辟司錄士曹特免河北京東漕司輒差贓罪失官之人俾權親民職事昌樂等縣起免夫錢遠元降指揮恣為侵漁湖北促點刑獄減時中在任姦賊狼籍前知泗洲汪希旦以失奉行常平事抵罪後乃擢為常平使者都水監丞賈鎮嘗為益昌齡小吏後乃擢任主客員外郎公悉論列之如此類甚多上方信用公故言無不從磨勘轉朝請郎差殿試詳定官除兼侍讀公正色立朝其所彈繫皆將相權倖或其親密雖宸眷益厚而怨仇多矣乃上疏乞出降詔不允繼因登對面請上曰朕自用卿為耳目之官得聞所未聞豈可輕去朝廷非久當別有委任會上復起童貫宣撫三路貫偃蹇頽避出不遜語上再三敦諭乃曰臣昔平燕之時惟不能深取信于

陛下致使周某乘間攻臣今若周某仍任言路臣終不能成功上不得已嚴公御史中丞以本官提舉亳州明道宮其制詞云至使功罪不白是非無所辨謂公昔言貫不當也蓋貫總戎一十餘年前後臺諫未嘗敢一言及之獨公上疏廷論故貫之怨公深入骨髓日夜與其黨百端為計苟可以害公者不遺餘力適當再用故要上以逐公焉遇赦復右文殿修撰貫聞之愈不平必欲致公於死地於是親疏誣公昔使虜時與趙良嗣結為死黨及為中司無一言及之上雖深知公然重違貫意復落公職降授宣教郎黃州

居住公聞命即日就道凡在黃州三年日以詩酒自適無漂泊流寓之嘆淵聖宣皇帝登極復朝請即覃恩轉朝奉大夫今上即位首召還公已而除吏部侍郎諫官鄧肅以新進不知前朝事實率爾論公以謂嘗建代燕之謀乞誅殛以謝天下賴上睿明灼見本末又知公嘗諫上皇飭邊備故肅之章留不降公至南京賜對上疏勸上以固結人心為本又言自古輕奉妄動未有不貽悔者當艱難之際尤宜慎之上深以為然因諭公曰卿宿德重望當即輔朕且宜頗對又宣取公雄州之疏翌日徧示大臣曰周某所言甚

有理也大駕南幸公扈從至揚州時選人赴行在磨
勘者部吏以文字不圓備百端沮難公寔明權宜措
置舉狀不到部者依舊例用奏檢照牒其投下文字
茲當日上簿若有諸般違礙在上簿日後者並依放
散舉主法及今後監司郡守舉官並此上印紙自是
孤寒改官不渡留滯而亦無敢偽冒者中外依五月
一日赦舉文武材略出倫幾數百員而遷謫之人刑
部亦節次檢舉朝廷例皆不行公奏言感人心者必
示大信豈可使德音既下而實惠未周乎宜詔大臣
亟以勅令從事擢刑部尚書兼侍讀遷吏部尚書用
覃恩轉朝散大夫是時上初踐祚銳意講學公首在
經筵獻納居多凡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搜遠紹極
其規諫時胡寇稍息而朝廷上下偷安朝夕公請對
引孟子之言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
畏之今不乘時為無窮之計將何以善其後願陛下
深詔二府大臣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於今者宜
何先人才如何而可得民力如何而可紓國用如何
而可足將師如何而可選兵勢如何而可彊盜賊如
何而可殄奔競如何而可息深謀熟講果斷而力行
之母以細務妨日力毋尚因循度歲月庶幾日積月

累以成中興之功又疏今宿將之在者無幾而後來以武畧稱者未見其人乞詔武臣知州軍務分以上各官本可以將兵者召赴朝廷量才授職若有小警付以一隊之衆觀其臨敵果能立功則與舉者同加褒賞如其敗衄責罰亦如之疏奏皆降付中書會臣僚上言三省舊未合併為一文書簡徑事無留滯詔待從臺諫集議公謂方今夷狄尚熾盜賊未靖軍防立政所宜討究者甚多何暇倍費日力請求併省條例且門下中書未可併而為一其利害固自明白至若尚書省六部自更新制其格目皆與往時不同今若

驟復其舊則命官置吏別案分窠條畫纖微其類不一無舊吏類多辭職新吏懵不曉事倅然改更深恐紛擾愈失其緒言者不過欲吏無冗員省無滯事耳神宗皇帝分建三省之初人吏員額皆有常數文書行移各有日限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公前後為銓曹長貳究心吏治多所建明時士大夫出身告勅或遭兵火毀失而行在案籍又不全凡參選注擬者胥吏詰難動涉歲月公奏乞召官委保上簿先次施

行續具勘當又奏前朝得罪黨人既依赦復官所有
合得恩數宜行給還公自南京賜對上即有柄用之
意比兩府虛位而公在病告上亟欲用公屢從大臣
詢公動止及勅知閣門事韓恕曰如周某下參僚滂
子可先期奏聞虐心倚佇如此而公已不復趨朝矣
公初謁告且滿一月念銓選劇部不可曠職上章乞
罷詔不允更二旬再申前請上謂大臣曰當今人才
如周某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乃降旨賜寬假將
理而公求去益堅復上章詞極迫切上仍欲畱公樞
臣郭三益為公開陳乃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公既遂所請即欲歸吳中已而疾亟上章乞謝
事轉朝請大夫致仕遂薨于揚州官舍實建炎二年
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天子聞之震悼對宰
執大臣傷痛不已特贈大中大夫與所得恩澤公未
薨三日前飲食起居無異平日一日悉召諸子告之
曰吾素寡病今病至此殆不復起自念平生行已蒞
官無甚可愧今官為常伯終于牖下尚何求哉吾歿
棺斂皆當從儉百日之內即營窆窆汝等各勉名節
視吾平時所為則吾無憾矣諸子悲不自勝勉公以
寬抱公笑曰吾豈畏死者至疾革神氣不亂聞家人

哭泣則正色目之曰慷慨之士豈當如此公為人剛毅端慤粹雅踈通而識量過人喜怒不形于色怡然有常不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行事一出於誠其所施設宏大高遠外視雖如甚略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悉備當時制詞稱之曰德本天成渾然不見圭角行惟言稱考之皆有宮庭又曰險夷百為信厚一節公諫不以為過也是以屢當國家委寄任言責之重使不測之虜謀畫注措沛然有餘仕宦守節槩未嘗屈已以徇人不為權利所奪宦官梁師成以待士傾一時慕公名德數願結交公確然不

納梁之志愈堅而公愈不回梁雖甚銜之然迫於公議亦不敢加害也鄭詳以公與其表兄焦公衍同僚數憑焦以致委曲公亦謝絕之平生喜薦士得人為多其與人無怨惡雖有仇怨不務報復公為童貫蔡攸所擠謫居黃州及攸敗妻子過黃中途失船適公有一大舟其子欲求而不敢言公聞即輟以與之自初仕至終不營產業當公為御史時被旨詣西京點檢諸陵家留京師臧獲不戒于火生之具一藝而盡既歸視之畧不介意妻亦不與人交利雖親故饋遺亦却之至上有賜予亦庶於所受其使金國也上遣

中使黃珣賜黃金二百兩公殿門外珣奏辭之上
知公特從其請後累差館伴例有支賜銀絹公又以
連併受賜為辭降旨不許乃止公平居雖初寒盛暑
對僮僕亦無怠容待物樂易不為表襮重然諾敦篤
契舊雖貴顯每見故交握手道舊如平昔其官州縣
時舉將後多尚在庶僚公過之必執門生之禮每賓
客進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見者莫不愛服居處
簡儉無所嗜好獨喜觀書史日夜不倦病甚猶手不
釋卷於經術務究大旨惟嫌近代僻儒鑿空臆說至
於諸子百家之書莫不談洽而疆記每語及一事輒

誦數百言常病春秋左氏傳叙事隔涉年月學者不
得其統於是創新銓次其事各列于諸國俾易覽焉
公以文學名于世餘暇留心翰墨得殿陽率更筆法
所著春秋右傳編類三十卷史贊論五卷武學講義
二卷奏議十卷經筵講義四卷斐然集二十卷冊川
集七卷寧一堂雜藁十卷齊安集五卷其遺逸不錄
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娶楊氏朝奉
即致仕訓之女早亡繼室張氏朝散大夫元衡之女
前公十年卒俱贈淑人六男長曰某舉進士早卒次
某通仕即次某次某並承務即次某通仕即次某未

仕女一人適迪功郎韓愿曾孫男二人曰可大彌大
孫女一人先是公二年前卜地於平江府吳縣太平
鄉楞伽山妣淑人墳之右穿為壽藏張淑人同墳至
是某等以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奉公之
喪而塋焉承先志也昔公任中司嘗舉余為代是為
知余者及在維揚同省又同侍經筵故知公為詳今
其孤不遠千里狀其行請銘於余余何可辭乃擬其
大槩而為之銘銘曰在昔有言達德惟三於斯三者
公實無慙黠虜驕悍萌芽木熾公策其終宜飭邊備
先事而圖惟公之知淮南並饑帝聞其冲命公出使
往撫其民飢羸老稚數十萬人賴以全活惟公之仁
闡寺之梟貫為擅寵厲皆是生實微且虺惟其兇燄
衆悚而奉仇然廷擊惟公之勇雄州之言國之著龜
窟而莫後其悔何追上聖嗣服惟公是思擢長天官
天子是毗方航而濟喪其楫維施而未光為世所悲
德必有後天固可推琢石幽宮莫有愧辭後歆考者
視此銘詩

皇朝詩林全書卷之三



